古　松

■郑茂琦

《血性在燃烧》讲的是长津湖战役中的一次战斗。某部二连与敌人正面接触，阻击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烈。在这个狭小的局部战场上，战士们每分每秒都经受着生死考验。他们知道，这是一场血拼，为了达到作战目的，必须不惜代价。

作者用细腻的文字把那场战斗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仿佛又身临其境，被志愿军英雄顽强的战斗精神所震撼，眼眶也湿润了……

辽沈战役中，塔山阻击战也十分激烈。作家高玉宝那时还是一名通信员。一次，他随警卫连上了阵地，正巧是敌人冲锋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：弹坑里，一个断腿的战士从土里扒出来一个眼睛被炸瞎的战士，两个人一人压子弹一人射击。

他们都不愧是英雄的中华儿女。我们民族血脉里有血性、敢牺牲的精神，就像那棵苍劲的古松，饱受人间的风霜雨雪，依然巍然屹立，郁郁葱葱。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处处有英雄！”

本版插图：李　振
版面设计：梁　晨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081期

血性在燃烧

■杨少华

父辈的传奇

不能忘却的记忆

1

1950年11月，朝鲜。

凛冽的北风呼号着，使劲地往战士衣缝里钻，被风卷起的冰粒，直向战士们脸上刺去。寒冷，在猎猎风中耀武扬威，存心欺侮这些保暖装备极差的战士。但是，打在战士们脸上的冰粒，就像打在火烫的铁块上，立即蒸腾成一股股热气，从每一个战士的领口里冒出来。冻土硬得像石头一样，每下去一镐，都会遇到顽固的抵抗——把镐头顶回来。看看谁更硬吧！一条半人深的交通沟在战士们的脚下长出来了，并且还在很快地向前伸展着。

向山坡下望去，凸起的两条明晃晃的钢铁自南向北延伸过去，那是铁道；往前，横躺着一条白皑皑的公路，路边耸立着一棵苍劲的古松；再往前，地势降低，是一条冰雪覆盖的通往长津湖的河床；最后，一座高大的雪山挡住了视线。

公路往北是下碣隅里，驻着美陆战一师的师部，往南是古土水，是敌人的重要据点。这天，包围、歼灭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战斗打响了，到处都是战斗的硝烟。志愿军第60师179团就像一把刀子，把那条爬向鸭绿江边的毒蛇拦腰斩断，让兄弟部队围歼下碣隅里的敌人。其中，一营为主攻营，副连长寿志高所在的二连又是主攻连，团里交给他的任务是坚决切断敌人退路。

2

盖在大地上洁白的雪被炮弹掀起的泥土玷污了，大地裸露着斑驳的身子，硝烟弥漫，连太阳都给罩得灰蒙蒙的。

以四辆坦克为前导的“联合国军”，像一条赤链火蛇向南逃窜，拖着用一百多辆汽车坦克搓捻起来的身子，呼呼地向一营阵地冲过来。

寿志高领着三排七班、八班20多名同志，占领了公路与铁路之间的一个小高地，准备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这时，他命令七班带爆破组去炸坦克，把敌人去路堵死。阵地离公路只有五六十米，七班的爆破小组很快就接近了敌人坦克。炸药响了，坦克却仍照直前进着。敌人虽已发现了我们，可是睬也不睬，只是一面用机关炮“突突”地向阵地扫射，一面继续前进着。不过，前面的路已经被我们炸毁，坦克的去路已经断了。敌人坦克停住了，转着炮塔向七、八班阵地射击。七班他们回来了，懊恼地说：“四公斤炸药不顶事，那铁家伙纹丝不动。”可是炸药已经没有了。

大家都又气又急，寿志高一时也想不出点子。正在这时，人堆里跳出个罗金山来，他拦腰缠着八个手榴弹，只说了声“副连长我去”，便在敌人机枪的火力底下，猫着腰，嗖嗖地一阵风不见了……激烈战斗中，罗金山牺牲了。罗金山的英勇行为激励着战士们，歼灭敌人的决心把战士们烧得通红。

阵地正面已经有三辆标着白星的汽车停在那棵松树旁边。眼看去路已经被炸断，车上的敌人就以密集的火力向三排阵地扫射，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公路和铁路之间的狭小地带上。敌人妄图凭借着优势火力，摆脱三排的痛击，掉头回窜，而我们的火力并没有把他们打下车来。

寿志高来到交通沟的当中，向大家一挥手：“同志们，敌人死死地贴住汽车，不敢下来，大家看咱们该怎么歼灭他们？”

七班的一名战士徐忠启一面监视着敌人，一面说：“他们怕死，咱们不怕死，咱们到鼻子跟前揪他们去，面对面跟他们干，不下来就在车上干掉他们！”

“对，出击吧，非逼着他们下车不可！”大家同声说。

寿志高沉思了一会儿，坚定地说：“那就这样决定，八班在这里掩护，七班跟我下去。”

三排长华永林立即说：“这不行，副连长同志你不能去，你应该留在这里指挥我们，我带七班去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看来，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。”寿志高沉静地跟华永林说，“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支委，我考虑了一下，你刚才提出来的意见是对的，那就决定你带七班去吧。敌人火力很猛，动作千万要迅捷隐蔽，先到公路旁边的那条沟上，把正在掉头的那辆汽车拖住，拖住以后要想尽办法消灭他们。”

3

这时候，太阳已把那棵老松的影子拖到八班阵地上来了，寿志高观察着七班的接敌运动。敌人汽车上好几根火舌一直伸得长长的，想吃掉我们的战士。八班用机枪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。

三排长华永林和七班的战士们占领了公路的土坡一线，这里离敌人的汽车只有十几米远。但是骄横的敌人并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，汽车仍然在发动，并且有一辆向溪涧那边开了，企图沿着干涸的溪涧突出去。华永林立即命令七班迅速击毁那辆汽车。

他们投出一阵手榴弹，前面那辆汽车燃烧起来了，车上的敌人乱作一团，连滚带爬地跳下车来了。活着的敌人在汽车后面隐蔽起来了，并且用自动火器狠命地向徐忠启他们猛扫过来。这时，徐忠启只觉得胸口被猛击了一下，又投了两只手榴弹出去，随着爆炸声的响起，传来敌人的哀嚎。

但是，敌人的火力还是那么密集，密集得连缝隙都填死了，几名战士都倒下了。徐忠启的呼吸也变得十分急促而困难，鲜血从胸口汩汩地涌出来，他下意识地举起最后一颗手榴弹，顽强地向敌人扑了过去……敌人慌乱了，躲在汽车后面的都向溪涧那边退却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鬼头鬼脑的敌人，从汽车前面的护板旁伸出枪口，一颗子弹飞了出来，徐忠启还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枚手榴弹掷给敌人，这位年轻的共青团员就沉重地扑倒下去了。

狂妄的敌人也被勇士们的行动震惊了。原以为这里只不过是一小股游击队，现在不得不重视了。这时，敌人的前进道路已被他们自己的汽车堵住，后面的汽车也源源不断地拥了上来。有几辆汽车上的敌人被迫下来了，二十多名敌人径直向八班冲去，企图夺取那个小高地。

华永林用胳膊肘推了一下旁边的战士，战士们一个推着一个。现在，他们紧紧地贴在离敌人只有十几米远的沟里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向八班冲击的敌人。

敌人用火力压制着八班阵地，向七班方向过来，慢慢地接近着。

“准备！”华永林小声命令着，勇士们敏捷地摆开了跃出壕沟的姿势，右手指头套上了手榴弹弦。

“投！”

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幕，华永林带着大家跃出战壕，端起装有刺刀的枪向敌人直逼过去。

许多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神兵吓呆了，这些迷信武器的敌人以为七班已经被他们消灭了。走在前面的敌人被我们的刺刀结束了生命，后面的抱头掩耳地窜了回去，也有好些被七班的子弹追上报销了。

这一下，敌人的火力全转到七班所在的公路一线来了，勇士们被压得抬不起头。华排长挥手叫大家迅速隐蔽。

现在好几名战士牺牲了，全班只有5个人了。过了不久，敌人又上来了。大家探头一看，有30多名穿着大皮靴的鬼子，端着枪，挤在一起向这边过来了。他们想吃掉七班的同志们。

敌人狡猾极了，他们没打枪，却一下拥到了七班的阵地前。排长华永林几乎来不及下命令，我们的战士却早已跳出了沟，掷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。一些敌人被我们打死，一些敌人又退回去了。但当见了我们只这么几个人时，又蜂拥了上来。

七班的战士跟敌人厮杀了起来，直到拼尽最后一口气……

4

西面的山头已经托住了太阳，战场上异样的沉寂。寿志高仔细地瞭望着七班，这时除了那棵不屈的苍松在摇曳外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

寿志高面色沉静，回头向八班的战士们说：“七班同志们的血没有白流！现在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敌人会在这一个多小时内作疯狂挣扎，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为三排长和七班的同志们报仇！”

阵地上沸腾了，战士们情绪激昂。正在这时，战士苗其业小声地喊：“敌人来了。”

炮弹几乎是从敌人那里直撂过来的，听到出口声的时候，也就听到爆炸声了。炸飞起来的冻土也像弹片一样，直向战士们身上飞来。

敌人相互挤在一起，猫着腰，呼呼地过来了，共有一百来人。寿志高先指挥两挺轻机枪“嘟嘟嘟”地开了火，像青蛙在水里叫的声音一样。敌人倒下去得非常快，他们撂下了二十来具死尸，其余的连滚带爬跑了回去。

太阳已经落山，漫天的硝烟掩去了落日的余晖。“小绍兴”韩宝成从战壕外面滚进来，呼哧了半天才说：“敌人的子弹打得真密，连一点儿缝都没有，我是滚过来的，前两个通信员全被打倒了。”

阵地上的官兵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。

小韩从怀里拿出4颗土豆，说：“这是咱们班长交给我的，说是首长叫送给你们吃的。告诉你们啊，团长和政委在电话上表扬你们了，说你们把敌人拖住后，下碣隅里的敌人乱了套，现在兄弟部队正在围歼他们。”

人们相互对视着，泛起兴奋的笑容。小绍兴整了整枪，接下去说：“首长说，要我们继续把敌人拖住，坚持到天黑尽。现在二营已经向北运动，准备从北往南打，我们营由南往北压，把敌人全挤成碎渣渣。”

忽然，苗其业吼道：“敌人上来了！”

西北风带来一阵阵威士忌酒的气息，敌人又在用酒精麻醉自己恐惧的心理和神经了。现在，敌人像浪头一样，摇摆着身子一层一层地扑来。

战士们进入了战斗位置，寿志高打出了第一枪——激战又开始了……

兄弟部队赶到后，全体指战员如潮水般冲向敌人。经过激烈的血战，嚣张一时的所谓“王牌师”不得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向志愿军派出的受降代表投降。中国军人的血性在燃烧，以寿志高为首的20多位勇士在这次阻击战中全部壮烈牺牲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谁是英雄

■吴建国

一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尽管当时部队放映的影片数量很少，内容相对单调，但官兵都乐此不疲。我们新兵训练不到两个月，就已经是第三次看《奇袭白虎团》了。但这次我们看得最认真，因为电影放映前我们已经听说，戏里小韩的人物原型就是我们的韩团长。

几天后，全团会操的时候，我们见到了韩团长。

韩团长气宇轩昂，黝黑的脸上神情坚毅，两眼闪闪发光。他的声音高亢洪亮，回响在训练场的上空。看到英雄就在自己的眼前，新兵们心里无比激动，周末写家信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新兵都写了这句话：我们见到英雄了！

二

在以后的军旅生活中，我见到的英雄越来越多，或许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的主人公李向阳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不少单位都把本单位的英雄称为李向阳的原型。

1978年冬天，第一个“李向阳”出现了。当时，我参与执行一项试飞任务，在某机场认识了负责后勤保障的李副师长，他被本单位的人称作李向阳的原型。他朴实热情，对我们试飞机组关怀备至。任务结束后，说起李副师长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战友却说：“不可能，李向阳的原型是我们县的李县长。解放后，他就到我们县里工作了。他是我姨夫的战友，当年我姨夫就是他的队员。”战友言之凿凿，根本不容别人说一个“不”字。

第二年夏天，我们在东北某地见到了当地的军分区副司令员。当地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，这位老英雄就是李向阳的原型，他主管民兵训练，工作做得深入细致，所在军分区也是全国的先进单位。在靶场上，我们见识到了老英雄的风采。只见他双手各持一把59式手枪，打的是50米外的两个靶子，20发子弹全部命中9环以上。好一位神枪手！

1980年12月，我所在大队的全体飞行人员去广州某海军医院疗养。时节已是初冬，广州却是一派春天般的景象，棕榈树绿叶摇曳，大红的扶桑花开得正艳。疗养院里，关于李向阳的原型之争也很激烈。这天，一位来自湖北某部的飞行员说，他们部队的参谋长就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李向阳的原型。话音未落，我们部队的同志说，我们海军的李副师长才是“李向阳”。这时，一位同在这里疗养的地方干部说，他曾经在河南郑州工作过，他的一位老领导才是当年的“李向阳”，枪法好，作风干练。

围绕这一话题，楼前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人。“李向阳”已经有十几个了，大家争论不休。谁才是真正的李向阳？或者说，哪个“李向阳”更像李向阳？

三

几天后的一个雨天，正是午休时分，有人在楼院子里大喊：“你们出来！”我们透过窗户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军官。

“你找谁？什么事？”有人大声问。

陆军军官也大声回答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基地的李司令员，才是真正的李向阳……李向阳是陆军，跟你们海军空军有什么关系？”

刚拉开争论的架势，我们就被一位在这里休养的老首长制止了。“我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。”老首长一边自我介绍，一边请围观的人到门厅里来。

看到大家都没有了睡意，老首长说：“我给大家讲讲《平原游击队》这个电影的故事吧。”门厅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有人给首长搬来了藤椅。

首长说：“这是根据舞台剧《游击队长》改编的。1955年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上演后，有记者多次采访过编剧邢野同志。在创作《平原游击队》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，他和另一位编剧羽山同志先后采访过郭兴、甄凤山、刘尚武等敌后抗日英雄，还查阅了大量坚持敌后抗日的宣传资料和故事汇编。因此，李向阳的原型本来就不是一个人。”

这天，首长还给我们讲了他在苏北地区参加抗战的许多故事，不知不觉到晚饭时间了，他最后告诉我们：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，无数的中华儿女都参与了这场战争，很多人还为之献出了生命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参与抗战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李向阳的影子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处处有英雄！

军马黑豆

■程　刚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高原的蓝天与草原相伴天边，看不到尽头，只是纯蓝与碧绿的辉映。

83号哨所是距离连队驻地最远的哨所，因为坐落在一个山沟里，军马成为哨所官兵巡山的唯一交通工具。

哨所里只有老班长和我，还有我们的无言战友——军马黑豆。黑豆来哨所比我早。班长说，黑豆刚来的时候暴躁无比，不让靠近，班长只好一天多喂它几回，把自己伙食里的花生也全留给它，还试着给它梳毛，黑豆才慢慢接受了班长。

这有些像初来哨所的我。不久，我与黑豆有了感情，怕它冷了，怕它饿了……在这里，黑豆也喜欢跟着我们，守候在我们身边。

转眼到了冬天，我渐渐适应了这里，但离开的想法一直没有断。可到年底了，营里还没有调换我的想法。那一阵，我的心情很差。一天，我要带着黑豆下山领给养，班长不让我去，说有可能变天，万一下起大雪就会被困在路上。可我坚持要去。班长没有再说什么，嘱咐我速去速回。下山到连队，要走六七个小时，我特意给黑豆装了一些黄豆，留着路上喂它。

天空晴朗而宁静，我带着黑豆悠闲地往山下走，在心里嘲笑班长的经验。几个小时后，只见北边一团乌云压过来，随后就是狂风暴雪，前面的路根本看不清，我只好拉着黑豆躲到一个废弃的工房里。过了一会儿，积雪就没到小腿，往回走是不可能了，离开这里走不了多远就得被雪埋住。工房连个门都没有，温度越来越低，天也渐渐黑了。生命面临威胁，我才后悔我的鲁莽。可黑豆是受我牵连的，我拿出黄豆喂它，这时候补充能量坚持下去最重要。可黑豆就是扭着头，怎么喂也不吃，很奇怪，它平时最爱吃黄豆。黑豆看我有些生气了，就把头伸过来，蹭我的衣服。我刚想安慰它一下，谁知，黑豆突然转头冲进了风雪中，向哨所的方向跑去……

我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里。班长在我身边，含着泪。我问黑豆怎么样了，班长一下子哭了起来，班长说黑豆死了，就在离哨所几公里的地方。当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班长后，班长哭得更伤心了。他对我说：“黑豆不吃黄豆，肯定是想留给你……它跑进风雪里，是要回来给我们报信，可雪太大了，路太远了……”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　电报挂号 6043　邮政编码 100832　查询电话 66720114　发行科电话 68586350　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　广告部电话 66720766　月定价 20.80元　零售 每份0.80元　昨日(北京版)开印2时05分　印完3时25分